



新四军老战士生平片断精选

生平片断

新四军老战士生平片断精选

人生革 命录

著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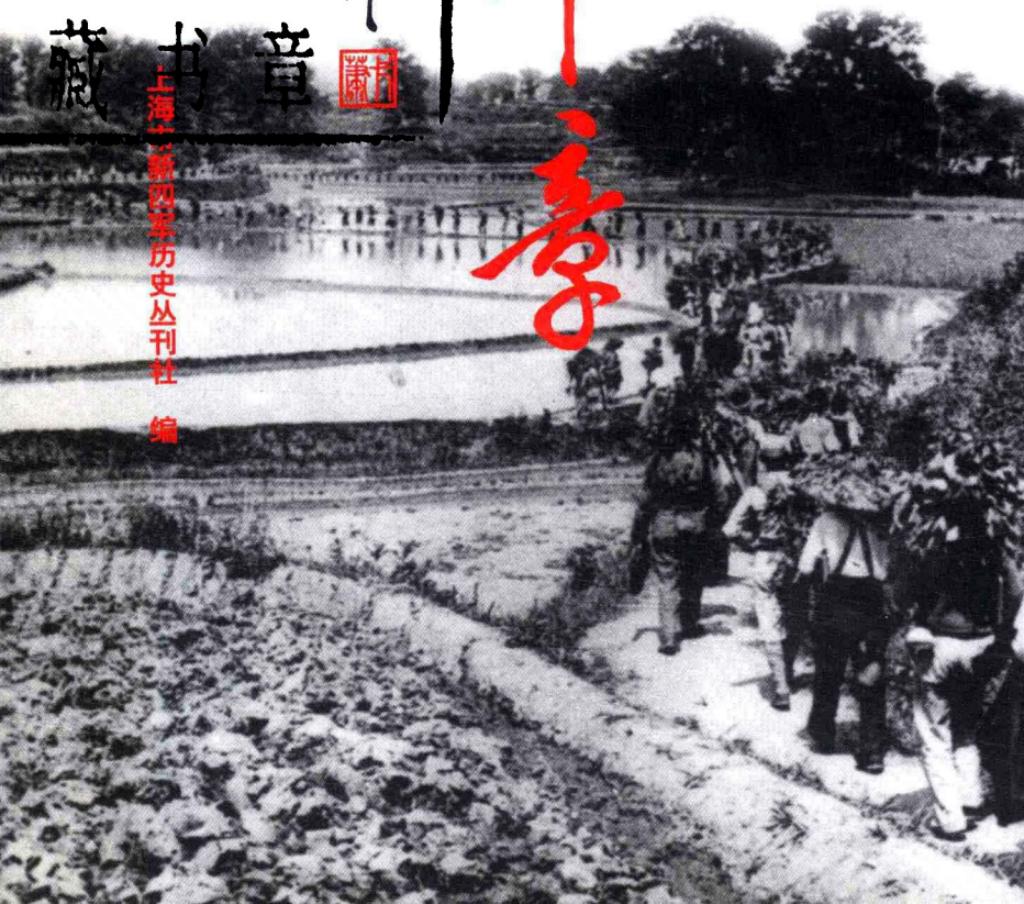


上海

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

编

主编 郭加复
副主编 林铭纲



人 生 华 章

新四军老战士生平片断精选

主 编 郭加复

副主编 林铭纲

2005 年 6 月出版

(内部交流)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印

上海中山南二路 777 弄 1 号楼 1503 室

电 话：54248683

54248681 (电传)

邮政编码：200032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文印中心印刷

字数：520 千字 印数：1—1200 册

成本费：45 元

书名题签 萧卡
责任编辑 林铭纲
策 划 朱鸿标
装帧设计 吕德鸣
制 作 傅惟本
编 务 魏锡畅
赵德妹

征途万里争朝夕

伟业千秋唱大风

夏征农题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百岁老人夏征农同志为本书题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 陈毅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实 庄春贤 (1)
- 国难当头 叶挺出山 林雪野 (11)
- 少奇同志在淮南 裴先白 (16)
- 张云逸：从江北指挥到新四军副军长 俞辛吉 (22)
- 罗炳辉将军驰骋江淮 杨维武 (32)
- 谭震林：从淮南到浙江 汪道涵 (46)
- 共产党人的楷模——曾山 胡立教 (50)
- 父亲徐海东在淮南 徐文伯 (60)
- 高敬亭司令员印象记 江 岚 (66)
- 缅怀敬爱的父亲刘瑞龙 延淮 延东 延申 延宁 (74)
- 我军对空情报侦察的开创人——曾希圣 胡立教 (85)
- 怀念敬爱的父亲彭康 彭 城 (94)
- 三赴香港会见宋庆龄 沈其震 (100)
- 红旗十月满天飞

- 会师海安盛况纪实 陈丕显 (106)
- 夏征农皖南脱险纪实 方 尼 (117)
- 皖南血战突围记 蔡 园 (124)
- 华侨的骄子——李子芳 郑山玉 王 直 杨美琳 (139)

重建军部亲历记

——邓逸凡将军访谈录 吴东峰 张雪峰 (148)

潘汉年：战略情报源源发往延安 尹 骐 (154)

向水乡进军 彭德清 (166)

陶勇奉命组建“海军” 侗 枫 (177)

车桥痛歼日军记 叶 飞 (186)

白刃格斗顺河集 唐国平 (193)

“一枝梅”奇袭天生港 庄安正 (205)

刘少奇叫我当县长

——华中敌后第一个县政府定远县建政纪实 ... 魏文伯 (210)

不辱使命的泰州之行 陈同生 (217)

缅怀范政同志几件事 张 牧 (230)

两个“小和尚”的故事 方南君 (238)

把一切献给党 吴运铎 (244)

英烈含笑于九泉

——追忆江上青烈士 李 洛 (260)

梅家祖孙三代为革命献身

——记梅子明、梅竹樵、梅福星烈士 赵荫华 (266)

忠诚的战士 做人的楷模

——深切缅怀父亲吕惠生烈士

..... 晓晴 其明 道立 学文 治平 (270)

英雄在敌堡前倒下

——怀念三哥杨奚烈士 杨向荣 (276)

从上海到云岭

——带领大批难民参加新四军纪实 丁公量 (281)

忆淮阴城攻坚战 刘 震 (291)

攻克淮安城	胡炳云	(303)
新四军七师对日伪的最后一仗	周新武	(307)
大义凛然 深入虎穴		
——日本投降前夕二去南京的特殊使命		
..... 扬 帆口述 丁兆甲整理		(313)
忆苏皖边区政府和黄河大队	李一氓	(321)
血染着她的姓名		
——忆里希	方 里	(326)
莱芜战役中叶飞纵队立下第一功	秦基 施强	(332)
“放长线，钓大鱼！”		
——忆濮阳前线聆听朱德总司令讲话	陈联章	(350)
粟裕在蔡凹迎候刘陈邓谭	粟刚兵	(354)
“不战而屈敌之兵”的胜利		
——忆济南战役中策动吴化文起义	王征明	(362)
在淮海战役战场办报	王 维 杨琪华	(371)
“组歌”诞生在淮海大决战中	陈大荧	(378)
红色电讯从石库门里发出	姚守懿	(390)
百万大军挥师渡长江	张 震	(398)
饮马长江 挥戈上海	杜 宣	(415)
顿教天险化为夷		
——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纪实	王征明	(422)
血战月浦 解放上海	萧 卡	(435)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南京	陈修良	(445)
奉献是幸福的		
——参加上海“5·20”学生运动追忆	杜淑贞	(459)
倪锋：战斗在南京“总统府”内外	申 春	(467)

- 接管大上海见闻录 范征夫 (473)
新上海的神勇卫生——瞿道文 陈正卿 (480)
怀念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 陈文宝 (488)
胰岛素合成震动世界科坛 丁公量 (494)
龙跃和 6000 千瓦汽轮机 姜宿 (506)
深切缅怀老市长曹荻秋 范征夫 (512)
从“上海之春”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孟波 (519)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总策划孟波 烨渊 (526)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诞生 吕其明 (537)
上海市委接待指挥部历险记 杜淑贞 (545)
女儿的回忆
 ——父亲陈毅在“文革”中 陈珊珊 (562)
霜重色愈浓
 ——“文革”风雨中的曾山 万建强 (570)
张爱萍在 1975 胡士弘 (578)
风口浪尖上的孙治方 高建国 (587)
我画油画《耀邦同志》 肖峰 (598)
书田耕耘二十四春 林铭纲 (603)
试办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亲历记 梁灵光 (610)
上海贝尔诞生的序幕 张劲夫 (620)
“我与交大半世缘”
 ——邓旭初老人访问记 汪一新 (624)
“汪辜会谈”十年回顾 彭鸣 (630)
百岁学者谈启蒙
 ——访夏征农同志 李维民 (638)
• 编后感言 • 忆往昔，重现激情燃烧的岁月 ... 编者 (642)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陈毅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实

庄春贤

长征前夕 临危受命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这节骨眼上，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西方军总指挥的陈毅，因8月28日在兴国老营盘战场指挥战斗中大腿坐骨受伤，在瑞金国家医院接受治疗。医院只有X光机，没有发电机，照不了片子，医生不敢给陈毅动手术。陈毅写信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报告自己的伤情。

10月9日，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立刻派人送来了发电机，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技术最好的医生给陈毅做手术，拍了片子，医生立即就给陈毅动手术，取出了碎骨片，翌日清晨，陈毅苏醒过来了，看到周恩来站在病床前，陈毅心里一阵阵激动。周恩来很了解陈毅此时的心情，他关切地询问了陈毅的病情，然后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你任办事处主任，留下来领导和坚持苏区斗争，同时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陈毅一脸迷茫：“红军什么时候能回来？”

周恩来陷入了沉思。本来，像陈毅这样的红军高级干部，即使不能走路，也应该抬着走。他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博古、李德却以“陈毅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懂军事，不留下他无法向群众交待”为理由而否决了。博古、李德在决定干部去留的时候，没有忘记甩掉一批被他们认为是“不听话的”和所谓“犯错误”而视为“包袱”、“累赘”的干部。陈毅因忠实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而使博古、李德大为不满和恼怒，红军要转移了，他们就……想到这里，周恩来心中感到一阵难过，只好委婉地回答：

“我知道留守中央苏区会有一定困难，可是，事在人为，即使能够保留一支枪一个干部，将来等于一千支枪一千个干部。你对中央的决定有没有什么意见？”

望着周恩来关切和慈祥的目光，陈毅坚定地回答：“中央决定留下我坚持苏区斗争，我没有意见。”

听了这席话，周恩来非常感动。每当困难来临，陈毅总是临危不惧，毫无怨言，大智大勇地承担起党交办的任务。于是他声色庄严地说：

“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作战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革命胜利！”

陈毅激动地说：“我明白了，我一定努力完成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陈毅的双手：“你要好好养伤，保重身体，请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陈毅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人默默相对，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

中。周恩来关心地说：“我们暂时分手了，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陈毅反复念叨这句话。

秋风萧瑟，寒气逼人，陈毅不顾伤口未愈，毅然从医院搬到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时，留下了红24师和十几个独立团，他和项英共同筹划，想尽各种办法，指挥苏区军民掩护中央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西突围后，敌人陆续侵占了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陈毅审时度势，向中央分局建议：不能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打仗了。在思想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在组织上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只有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被敌人逐步围困在狭小的于都禾丰地区。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2月5日，中央分局接到遵义会议后中央的电报指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两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

项英、陈毅立即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部队分九路突围，坚持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率红24师第70团，负责与各游击队联系。

黑夜，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凛冽的寒风使这些身穿破烂单衣、打着赤脚的红军战士，感到了严冬的威胁。这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陈毅拄着一根拐棍，先去医院做好红军重伤病员

的疏散安置工作，然后来到一山坡上，向红第 24 师第 70 团的红军战士传达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决定，他说：“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突出重围，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做革命的‘山大王’。插一杆红旗在山上，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打击敌人，壮大我们的力量！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艰难岁月 穷山野营

油山地区，位于江西南部，坐落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交界处，横跨江西、广东两省，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周围山峰起伏，松竹茂密，古树参天，地势险恶，人烟稀少。早在 1926 年，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建立过县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国民党军队得知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到达油山的消息后，加紧搜山，采取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手段，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陈毅他们住的是草棚，吃的是山果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衫。“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的描述，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1935 年冬的一天，几个战士在发牢骚，议论说，革命，革到现在这个样子，这样干有什么前途？陈毅知道后，在油山上树林中一个草棚里，召集他们谈心。陈毅说：“目前南方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是家常便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这时候要坚定信心。革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但革命的实现是困难的，我们留

下一点火星，也要烧遍万里江山，不要看这点力量小，这是新生的力量，它会发展壮大的。”

最后，陈毅激动地说：“我若走，到上海，穿起西装，很舒服。到西北，找党组织关系也很容易。但是，我是坚决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要干下去，因为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接着，陈毅朗声念了几句诗词：“莫怨嗟，稳脚度年华。贼子引狼输禹鼎，大军抗日渡金沙。铁树要开花。”“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草棚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陈毅和项英、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同志始终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与游击队同住草棚，同嚼山果野草，同生共死，亲密无间。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陈毅利用昼伏夜出、袭击、伏击等灵活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陈毅指挥红军游击队，出其不意地跳出敌军包围圈，夜间隐蔽行军百余里，天亮前突然冲进乌迳镇公所，用枪对着麻将桌上的四个敌人：“不许动！”当场击毙作恶多端的靖卫团总邱光华。由于陈毅紧紧依靠群众，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敌人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破产了。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一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梅岭三章》 豪气入云

1937年5月1日，梅岭斋坑。赣粤边特委内线交通员送来一封由我地下工作人员陈海写的密信。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重要指示，要项英、陈毅等负责同志速去大余城南春花

酒店会面。陈毅看罢密信，生怕错过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权衡再三，决定亲自去一趟。

第二天，陈毅身穿一件半新的灰白长衫大褂，头戴一顶新帽，脚蹬新布鞋，装扮成教书先生模样，手提一个包袱，和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结伴同行，下山进城。

太阳刚出山的时候，陈毅来到县城。他谨慎考虑后，决定先去陈海家探一下情况，然后再去交通站接头。

他们走到陈海家，见他老婆在门口洗衣服，便问：“陈先生在家吗？”他老婆以为是国民党兵来询问，头也不抬地回答：“到团部去了。”

由于大余方言的影响，陈毅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奔“广启安糖铺”。“广启安糖铺”是赣粤边特委布置地下党组织在大余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边开设的一家商店。当他们赶到“糖铺”时，一个矮胖子国民党军官正在骂着“丢他妈的，快搜！”几个国民党兵急忙翻箱倒柜。陈毅不禁一怔：出了什么事？他给黄占龙递了一个眼色，两人迅速闪进一家小茶馆坐下来，边喝茶，边观察。这时安排在糖铺工作的一位同志悄悄地走过来，拿起茶壶，边给陈毅斟茶边悄声说：“陈海叛变了，你们快走吧。”

此时，县城已开始戒严，到处岗哨林立。陈毅悄悄地用手拍了拍黄占龙，两人便沉着起身，离开茶馆，转入一条偏僻小巷。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出城后就分开走了。

傍晚，陈毅到了梅山。刚翻过一座山头，几个敌人上前围住了他。

一个敌连长皮笑肉不笑地盘问：“干什么的？”

“教书的。”陈毅装着漫不经心地说。

“教书的怎么走到荒郊野岭来，是‘共匪’吧？”

“老总，别吓唬我。我在县城教书，天气热，听说此地茶叶味道好，想买点茶叶回去。”陈毅从容不迫地回答。

“少啰嗦！”敌连长一拉枪栓：“先给老子带路上斋坑！”

陈毅无奈，只好跟着他们往前走。他边走边想，要是撞见叛徒陈海，那就麻烦了。无论如何，得设法脱身。

走着走着，陈毅发现路边有个茅厕。于是他说了一声要解手，就捂着肚子，装着难受的样子，走进茅厕，见后面只有一堵矮墙，就敏捷地爬过去，猫着腰钻进山沟芦苇丛里的一个漆黑幽深的山洞里。

敌人发现陈毅不见了，便四处搜寻。好几次从洞前走过，刺刀上的寒光闪来闪去。陈毅已作好了战斗准备。

敌连长恼羞成怒，命令士兵在草坡上放起火来。山风呼啸，火迎风势，呼呼燃烧，转眼间，洞前茅草丛已开始“劈啪”作响。敌连长发出一阵阵阴险的怪叫：“共匪，还不出来，就要变成灰了！”

一阵火焰热浪迎面扑来，陈毅心想：反正都是一死，跟敌人拼了，但总得给同志们留几句话吧。他略一沉思，撕破衬衣，用笔在衬衣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